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

70年来,他们这样唤醒沉睡的“聚宝盆”

——来自柴达木的一份创业报告

“南昆仑，北祁连，八百里瀚海无人烟。”

地处青藏高原北部的柴达木盆地，一方面是遍布荒滩、戈壁的无人荒原，一方面又因盐湖蕴宝、山川藏珍而被称为沉睡的“聚宝盆”。

从20世纪50年代起，无论是在戈壁中筑养青藏通道，还是在碱土里开发片片盐田，一代代奋斗者70年来用双手唤醒沉睡千年的柴达木，谱写出一段开天辟地的创业传奇，让苍茫的荒原变为发展的热土。

苍凉戈壁里的铁皮房，见证他们的坚强

青海省公路局格尔木公路总段的段史馆里，摆放着一些铁锨、钢钎、镐头等工具，它们大都已残缺不全，有的铁锨甚至被磨损到只有正常铁锨长度的三分之一。

20世纪50年代，第一代青藏公路的筑路工人们就是使用这些工具，穿越柴达木盆地，打通了祖国内地与西藏相连的交通大动脉，柴达木盆地里最大城市——格尔木也因此诞生。

修路就要养路，天南海北的年轻人汇聚到青藏公路沿线，将自己的生命与这条大动脉紧密相连。

81岁的吴战瑞，青春记忆都留在了这里。

1964年，刚满22岁的武威小伙吴战瑞和150多个甘肃老乡，途经格尔木，上到海拔4400多米的五道梁，一待就是15年。

“当时，听从党中央号召支援西藏，养护青藏公路，能来的人都很光荣。”吴战瑞对那段岁月记忆犹新。

俗话说“到了五道梁，哭爹又喊娘”，这里地处青藏高原腹地，是真正的苦寒之地：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，年平均气温低于零摄氏度，空气中含氧量仅为内地的60%。

“刚去的时候，大家只能住在铁皮搭的简易板房里，房子走风漏气，夏热冬凉。”吴战瑞说，“铁皮房就像是我们的‘前线战壕’，扎到哪，我们就干到哪！”

74岁的盐湖集团退休职工王西臣1981年从部队转业，来到了柴达木盆地的察尔汗盐湖。

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盐湖，自20世纪50年代勘探开发至今，已是中国主要的矿业基地之一。

“12顶铁皮房，10台挖掘机，10多辆翻斗车，当时我们就在察尔汗修盐田。”带着部队的扎实作风，王西臣和同事们天天套着水裤泡在卤水里。

“为祖国的农业发展，大家争着干。我是共产党员，更不能松劲。”在盐湖博物馆里，王西臣指着铁皮房的照片说，“‘堡垒’都修好了，再顽强的敌人也都要消灭！”

从铁皮房开始，老一辈柴达木人在“风吹石头跑，氧气吃不饱”的戈壁滩上艰苦创业，用双手开辟出一个蓄势待发的新天地。

不毛之地中的绿卡车，闪耀他们的奉献

察尔汗盐湖旁的盐湖博物馆里，珍藏着几张老照片：低矮的平房边上停着几辆深绿色卡车，人们正在从卡车上取物资，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。

“见到绿卡车来了，就说明晚上有新鲜蔬菜吃了。”58岁的盐湖集团退休干部刘传荣笑着说。

他是一位“盐二代”，父亲刘宗元是第一批来盐湖开荒采矿的工人，从小就在盐湖长大的刘传荣见证了矿区的变化。

1986年，青海钾肥厂一期工程全面开工建设。“之前矿区的钾肥年产量也就几万吨，一期一建成就是年产量20万吨，为了一期早日建成，大家都铆足劲干，党员甚至带头住在厂房里。”刘传荣说。

高强度的工作中，绿卡车带来的新鲜蔬菜是不少同事的念想。

“绿卡车不仅是送来了蔬菜，更像是给我们送来了加油鼓劲的‘精神弹药’，每次看见它，我们就想等一期建好有了效益，就能每天吃新鲜蔬菜了。”刘传荣说。

1989年5月，钾肥厂一期工程提前一年建成转入试车、试生产，盐湖钾肥的产量跨上了新的台阶，也拉开了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序幕。

“从那年开始，我们盐湖矿区的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。”刘传荣笑着说。

对于养路工人郭长青来说，绿卡车则给自己带来了精神食粮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郭长青接过父亲手中的洋镐，来到戈壁深处的冷湖公路段。

“身体不适可以忍耐，精神寂寞才是最大的敌人。”如果来了一辆卡车，只要车停下来休息，郭长青就会好吃好喝地招待司机，只希望他能多待一会儿聊聊天。

20世纪80年代中叶，青藏公路全部铺成了黑色路面，来来往往的车越来越多。

路好了车多了，郭长青的精神也充实了：“我们养护的路上，车能走得平稳，我们的工作就有价值。”

从驼队到卡车，从人力到机械，一代代柴达木人前赴后继，他们怀揣着简单而又伟大的理想，在戈壁滩上接力书写着无私奉献的传奇。

创新在他们手中，擘画柴达木的未来

冬日的太阳照在一望无际的盐碱地，耀眼而明媚。

盐湖集团研发中心工程师张娟戴着一顶大大的太阳帽，蹲在干冷的地表采样点前记录数据。没几分钟，寒风已将她的手指冻得通红。

“这是在干啥？”

“采集土壤样本。”

“干啥用？”

“分析做评估。”

简短问答间，这位33岁的女工程师站起身来，咧嘴一笑，指指采样仪器上的显示屏说：“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湖区资源的动态监测，先在野外采样，再拿到实验室进行分析，最后形成目前湖区动态资源的分析报告。”

每年不间断，一个月里至少有半个月在湖区采样。9年来，盐碱地陪伴着张娟从大学毕业的小姑娘，成长为盐湖集团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，而她也见证了盐湖开发从单一的钾肥生产发展为盐湖综合利用体系。

“以前，卤水仅用来提钾。如今，卤水通过太阳能分级蒸发，能产出氯化钠、金属镁、碳酸锂等多种产品。”张娟说，循环经济使卤水得到充分利用。

在离湖区不远的青海三元钾肥有限公司的熔盐车间里，技术负责人陆逞赢正和同事一起检查记录仪器显示屏上的数据。

“我们的工作就是调控和编程，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精准，这样才能保证产出效率和产品质量。”陆逞赢说。

“我觉得盐湖集团不仅会走在中国前列，更能领跑世界。”作为一名“盐三代”，陆逞赢对企业的发展充满信心。

柴达木盆地里这些年轻的力量正接过老一辈的接力棒，用柴达木精神在广袤的戈壁滩上绘就新的画卷：察尔汗盐湖的钾肥年产量达到800万吨，占国内生产总量的85%以上。钾盐综合利用率由最初的27%提升至80%以上,钾肥消耗由完全依赖进口达到自给率50%以上。

柴达木的路网体系也在不断完善，格库铁路、敦煌铁路敦格段相继通车，格成铁路、G6京藏高速格拉段也正在规划当中。待到公铁路网完善之后，柴达木的区位价值将大大提高。

70年来，一代代奋斗者们为了柴达木的发展，坚守着精神高地：艰苦创业、无私奉献、勇于创新、团结奋斗、科学务实。

他们把青春和人生献给了雪域高原，献给了祖国的“聚宝盆”，并在这里树立起一座座注入新时代内涵的精神丰碑。

据新华社

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

脱贫攻坚答卷

五指山下唱新歌

晨曦微露，五指山深处云雾缭绕，茶园郁郁葱葱。“五指山啰，五条河咧，你知哪条流下海，你知哪条流回来……”番赛村10多名黎家阿姐唱着山歌，双手上下翻飞，将一芽芽饱满的嫩叶装进背篓。

番赛村是五指山市通什镇最偏僻的黎村，贫困率一度高达50%。村庄人均耕地仅0.6亩，村民种植水稻只够自给，多年来在脱贫路上屡屡碰壁。“槟榔树不结果，种了10多年的橡胶树还没手臂粗，更别说产胶了。”脱贫户王春梅说，为了维持一家人生计，她曾常年在外奔波打工。

村庄海拔高、气温低，村民尝试种过多种作物，都收成不好。山里有不少野生大叶茶，也有村民移栽野生茶苗自种，但过于零散不成规模。番赛村党支部书记王梅珊想，昼夜温差大、云雾天气多，适合茶树生长，好好管理的话，茶叶质量肯定不错。2014年，她带领几名妇女整合自家土地，在山坡上开辟出200亩茶园。

看着大家干劲十足，通什镇政府鼓励王梅珊继续扩大规模，给予农户种苗、肥料帮扶。五指山市政府引进龙头企业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、与农民签订收购协议。在农业部门支持下，村里建起标准化茶园，装上喷灌设施，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，质量和产量又上了一个台阶。

从200亩到800亩,50多户贫困户种茶脱贫，精心管理的茶园亩均年收入达6000元。“今后我们不但卖茶青,还要自己打品牌、做产品。”王梅珊指着村口的茶叶加工厂说，政府投资建设的茶厂3月底正式投产，将借助大型茶企的销售渠道推广产品。从卖茶青每斤十几元，到生产每斤数百元的优质茶叶,村民的腰包会“越来越鼓”。

“苦熬几十年，终于找对路子了。”回忆往昔王春梅不禁感慨。2016年她家首批茶叶迎来采收，当年就实现脱贫。这几年，仅靠茶叶她每年收入就超过3万元。茶厂大规模投产后，她还打算到厂里打工学制茶。

“吃得好，住得好，告别贫困没烦恼；看好病，上好学，政策帮老又扶小；村庄美，百姓富，振兴还靠共产党。”光景一天天变好，平时总爱亮亮嗓子的王春梅编了不少山歌，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感恩。

随着苦日子远去的，还有脏乱的环境。背靠青山，门前临水，大自然赋予番赛村的优越生态曾因污染蒙尘。村庄保洁员朱彩香回忆称，就在三四年前，村里还是污水横流、畜禽粪污遍布，私搭乱建的窝棚与优美的山景格格不入。

如今，沿着整洁的村道漫步番赛村，房前屋后的花草清香沁人心脾，河道清澈。“政府帮我们改造危房、建设美丽乡村，还建起乡村剧场、便民服务中心，环境好了大家都舍不得破坏，现在我们每天只扫扫落叶。”朱彩香自豪地说，去年番赛村还入选了国家森林乡村。

82岁的村民王运形说：“现在住着新房，不愁吃、不愁穿。”坐在新房前，望着河边红艳艳的三角梅，王运形满心欢喜，哼起了从小就会唱的那首山歌：“五指山下五条河，条条河水唱新歌。苦难日子流下海，幸福生活流回来……”

据新华社